漫议《感情借代》

赵治中

前不久，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位演员入戏有一套独特的办法，“比如戏中要求陈文婷柔情蜜意地爱周瑜时，她马上就联想起自己的恋爱生活，从而使自己很快地进入角色……当戏中要求她大声痛哭之时，她就即刻去回想自己生活中的不幸之事……”演员演戏调动感情，虽然可以各师各法，但都属于“感情借代”。

并非在舞台上才有人精于此道。且说一则原见于正史的事情——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常带着臣属去看他一个妃子的墓，还让手下人恸哭志哀。一次，匡官羊志顿时泪流满面，悲痛欲绝。过后有人问羊志：眼泪何来？答曰：其实我是在哭自己钟爱的亡妻。

羊志的演技固然惟妙惟肖，但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呢？清人笔记中的一则寓言回答了这个问题——某甲信任某乙，反被乙所陷害。甲就去城隍那里告状。夜里梦到城隍问他：“乙阴恶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答：“为其事事如我意也。”城隍喟然叹曰：“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反而喜之，不公之给，而给谁耶！”

可见，不必说今天，就是在古代，对“感情借代”之类把戏并不欣赏的人也是很多的。且以在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时连任宰相的姚崇为例——他有一捆亲名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姚崇患病卧床，成敬奇来探视，“对姚崇涕泣，并祝曰：‘愿令公速愈’。”姚见状却是“勉强应之”。成敬奇走后，姚崇“谓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的确，无非是平常亲友，一副鼻涕眼泪从何而来？故而从此之后，姚崇对成敬奇“不复接遇”。善哉！愿“感情借代”者戒。

她，和那条小路

（纪实散文）

延安 张东升

这是一条黄土铺成的小路，黄土的那边落下一抹红色。一个静谧的黄昏已经降落。

她，在通往市区的路上奔走。

塑料底胶鞋拍起阵阵尘土，风徐徐吹过，空中升起一片朦胧的淡黄色。她是延安丝绸厂卷纬女工张东芳，整个外部都属于六十年代农民妇女的装束，看上去有四十出头了。

每个周末都有这样一个晚归，使她兴奋，使她满足。工厂机器的喧闹，工友们的嬉笑，下班前那一阵自行车铃声，好象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这条小路多么静呀！

此刻，她正在凝神望着伸向远方的小路，落日余辉似乎是一串金黄的珍珠，串起往昔的记忆——

还是一个姑娘时，她住在南方的大城市。她们那个年龄的人虽然富于大胆新奇的幻想，但也不缺少到艰苦地方去干出一番惊天动地业绩的思想准备。她正是这样一个人。可有人说，有好的愿望不一定有好的命运。她后悔过走进这片荒寂的黄土地，走向建立在废墟之上的延安丝绸厂。她哭过、恨过，为那个伤透了心的命运。但这一切都过去了，从前一块儿的人都已经当上了经理、工程师、付县长，可她什么也不是，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女工。她愿意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这样。她知道，要当好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工人也很不容易呢，为此，她甘心情愿地尽着一个工人的本份，就象她每天走过的那条默默无语的小路。

十六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多么短暂的一瞬，可是在生命的旅程中，她的一头乌发已经变成了根根银丝。女工们为她算过一笔帐，她织出的丝，从她们车间门前的路口算起，一直可以通向北京，通向地球另一边的格林威治天文台。

经年累月，出席过多少次表彰会，接受过多少面锦旗，她记不清了。在她看来，“劳模”、“三八红旗手”，只能代表自己是一个地道的不掺假的工人。她们的工作既苦又累，她清楚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你能够投入，不把它看成是“混饭吃”，便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对工作有了热情，便不觉得它苦它累了。

在厂里还没法解决住房困难的时候，她常向别的女工说：“今后会好的，只要那座楼早点盖起来。”是的，那座楼早盖起了，条件也好多了，可她还在那条路上走着。那条路从她家到工厂，有五华里。十六年，她就在这条路上走着，从没缺过勤，误过点，她的出勤表上准确无误地记载着——百分之百出勤率，细心的人们请记住这个数字——十六年！

朝陽

刊头设计 赵国明

今夜有流星雨

泾阳 曲明 （小小说）

熄灯了，一个人伫立在窗前。

白日的喧嚣遁去了，夜，静静的……

“喂，搞啥鬼，黑糊糊的？”妻子的声音。奇怪，他不是每天晚上都要写写画画么？

“你，刚回来？”他依然伫立着，懒懒地问，实在是不愿错过那美妙的一瞬。

街上的人都在嚷嚷：今夜有流星雨，今夜有流星雨……

“哎，你干啥呢？”又是妻子的声音，“好哇，盯上了，看见什么了？一定在洗澡吧？脱得光光的，身子可比我的白嫩……你，你这个没心肝的！呜呜……”

喉结费力地一耸，咽下去了，一口腻腻的痰，热血涌动着，似要冲破血管，喷溅出来……

“啪——”灯亮了。白光下显出一张扭曲的脸，疹疹的，泪珠沿着丰满的双颊滑动……

“快，快把灯关了！”

“没门！有种的你过去呀！过去搂她呀！呜呜……”

“你？！无耻！”眼前一阵发黑，身子倾斜着，手掌，重重地落在了她的脸上。

她呆了。他也呆了。虽然感情不好，但如此挥拳相向，在他们之间还是第一次。

短暂的对峙。倾刻，她象发了疯似地扑过去，双手抓挠着，头在他怀里乱撞，“给你打，给你打！打死好跟那婊子……”

他没有打。男子汉的气魄，完全让这场莫名其妙的争斗给吞噬尽了。

“好了，别闹了。”他哑着嗓子说，无力地扳起他的肩膀，“流星雨……怎么跟你说呢？你不是听人说，今夜有流星雨，而我……”他感到嗓子里有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爱好天文，几乎为此投进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剩余精力。而今晚，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是多么难得！“流星雨——”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向妻作解释，“是地球通过一颗名叫贾科比尼——津纳慧星的轨道引起的自然奇景，将持续五六个小时，每小时可以观测到一万多颗流星……”

“弄了半天，你黑了灯是为了看这个？你怎么不早说呢？”渐渐地，脸上有了笑意。

他望着，无言以对。说什么好呢？智商太低？缺乏修养？她的狭隘，她的嫉妒心，她对一切比她强的人那种天生的敌意，仅用智商太低，缺乏修养能解释得通吗？呵，一枚苦果，一枚因为轻率种下的苦果……

灯，又一次熄灭了。

他和她站在窗前。

对面平台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满了人，借着不远处工地的灯光，可以望见个个翘首凝眸，在等待着那壮观的时刻。

夜，静静的……

“快看，那不是她！”突然，妻子兴奋地搂住了他的肩膀，身子因为激动在微微颤抖。

其实，他早就看见了，她象上次在颁奖会遇见时一样，安详地坐在轮椅上，左手按着扶手，右手托着腮帮，一如平日伏案读书时的神态……

“噢——原来她是个残废！”妻子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搂着他的手松开了，几步走到床前，软软地躺了下去……

哦，流星雨，流星雨！怎么还不出现？据说那是由尖埃和冰块组成的。落下来吧，他默默地祈念着，下来吧！一块足够了，落在我滚烫的面门上…

§虎§啸§歌§

徐剑铭

带着历史凝重的嘱托，
我来了——一声长啸，
向高天撒一路雄风，
惹得瑞雪纷纷……
坚冷的冰块
在我的啸声中颤栗
大河小溪
将泛起汹汹春汛
沉睡的山野
在我的啸声中苏醒，
丛岭阡陌，
将擎起浩浩绿荫
我是在呼唤雁的回归啊，
我是在呼唤春的足音！
我见不得，那死一般的
寂寥、幽暗、阴沉
我看不惯，那虫一般的
蠕动、趴伏、屈伸。
要么，就长啸当歌
向云天播出壮烈的音韵
要么，就腾跃腾飞
给大地添几分雄浑！
活着，就得有刚烈之气，
没有抗争，
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精魂；
活着，就要有进击之心，
没有折撑，
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山林。
我的啸声是地热的涌动啊，
我的啸声是雷的狂奔！
带着历史凝重的嘱托，
我来了——来到这躁动着热力的国土上，
借飘飘洒洒的雪，
把奔雷般的长啸，
留赠给奔向春天的人们！

小幽默

包子里有人

一个人在饭店里吃包子，吃着吃着，忽然喊道：“哎呀，包子里有人！”顾客都围拢来看稀奇。服务员生气地说：“你怕是疯了吧？包子里哪来的人？”那人说：“你说包子里没人，怎么馅里会有头发呢？”

（张日安）

赢了冠军

甲：“你去文化馆玩得怎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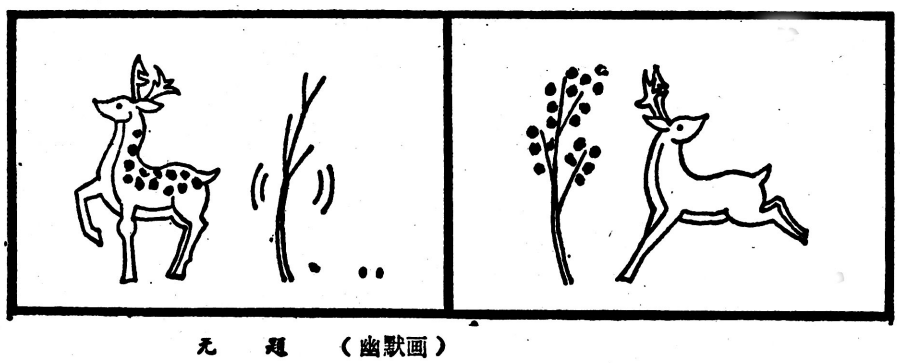
乙：“过瘾，我还赢了象棋和网球冠军。”

甲：“真了不起，你是怎样赢的？”

乙：“我跟打网球的下象棋，和下象棋的打网球，这样，就赢他们了”。

（俊子辑）

初雪 （木刻） 郭义明



无题 （幽默画） 李铁成